

A30

文化·动态 | Culture

2014.3.4 星期二 | 责任编辑·陈诗怀(见习) 美術·黄蕾



# “世界上所有的墙都是一家人”

## 荷兰艺术家莱斯特“有墙隔耳”艺术展在沪举行

在本次参展的作品《低语》中，三个演员隐身在墙体中表演乐器，观众只能见到他们的手在演奏，营造出“墙在低语”的效果。

本报记者 郑霞

荷兰艺术家莱斯特·莱斯特(Leo Xu)的个人网站上爬满了令人浑身难受的小虫子，这些目无法章的小虫对理解莱斯特艺术大有裨益。它们捉弄你，挑战你，打破你。换一种说法，莱斯特艺术的作品总是试图解构观众——你的思想、语言、理解事件的方法。如果你成功解构了，莱斯特会高兴地说：“欢迎你来到我的故事里！”而如果你大胆地解构了他的作品，他会更加高兴：“欢迎你和我一起讲故事！”

近日，莱斯特·莱斯特的最新个展“有墙隔耳”在上海 Leo Xu Projects 开幕，这是他继2012年在上海民生美术馆的首展后，第二次来到中国开展。上周五，他还参加了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二届 CAFAM 双年展。近些年莱斯特频繁地亮相于包括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在内的国际知名艺术展，并且每次都带来全新的作品。早报记者曾问他“勤奋和高产”，不料他回了一句：“这对我来说不是工作，而是玩。这样的节奏对我来说很舒服。像一个孩子一样创造我自己的宇宙。”

### 隔墙有耳误作“有墙隔耳”

展览的名字“有墙隔耳”来自一个书写错误。去年纽约双年展上，莱斯特展出了作品《隔墙有耳》(Walls Have Ears, 后名为《超马尼拉海(魅影一号)》)在网上被误传为《有墙隔耳》(Ears Have Walls)。这一笔误令莱斯特看到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窥视与误读”。从字面意思来看，莱斯特认为“墙”是城市景观和建筑语言的象征，“耳”则是人类身体语言和对内体性的象征。两者之间的置换与对话成了展览的主题。而更深层次理解，莱斯特似乎认为始终伴随着艺术家的对城市的焦虑和摩擦情绪是“窥视与误读”的源头。

在这次展览中，有观众将作品《低语》理解为“我们总是忽略那些为我们服务的人，如同他们是墙壁”；也有观众将作品《偷听》和《穿墙眼睛》理解为“讽刺当下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莱斯特听后说：“我的作品总是欢迎观众拥有自己的叙事和想象。如果他们这样理解的话，那太好了。”

加布里埃尔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荷兰艺术家，事实上，尽管他出生在荷兰，但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比利时和荷兰混血，而他目前生活、工作在阿姆斯特丹和上海两地，他还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全球迁徙的经验令他面对相似的现代化都市保持了某种距离，他像一个敏感而谨慎的观察者审视着都市图景。作品《城市的秘密生活/生活的秘密城市》便呈现出不一样的视角。在这组照片和视频中，镜头被隐藏在城市的小树林和绿化带背后，开垦的绿色植物几乎遮蔽了远处城市的建筑和道路，你几乎难以分辨这是柏林、东京、迪拜、纽约还是上海，完全颠覆了那种明信片式的城市理解。“我觉得这些植物好像具有超能力，自然的力量比城市强大得多，尽管我们印象中绿化总是占城市很小一部分。你看这是迪拜最高的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在植物面前多么渺小。”加布里埃尔说。另一方面，这些不起眼的小树林是城市边缘人的钟爱之处，他们习惯于隐匿在这些象征秘密、危险的灌木丛后，这也是加布里埃尔感兴趣的视角。

### “我总想发觉界限在哪里”

加布里埃尔差点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事实上，他确实也拍电影，大多都是实验电影。在加布里埃尔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如何表演》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作品《超马尼拉海》和前年在民生展出的《洛克西》中，他搭建了一个空舞台，舞台上上演着电影的音乐、灯光和音效，底下坐着观众，唯一缺少的是画面。加布里埃尔通过精心编排了每个情节所需要的光影效果和音效，包括每个人的影子、脚步声、响应的噪音，观众完全可以凭借以往的观影经验大致脑补出正在上演的情节。201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加布里埃尔做了一个U形的装置《过波2012》，当观众走进通道，光线逐渐变弱，直到一个瞬间毫无光线，紧接着光线又逐渐透亮。在这里，他借用了电影艺术语中“淡入淡出”的剪辑特效，暗示时间的流逝和场景的转换，仿佛从通道走出的刹那，现实改变了。“电影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蒙太奇’，即使不是做影片，我也总是在考虑作品的剪辑、灯光和彼此的关系。”因为父亲是电影制片人，自己又是学电影出身，不少人认为电影是加布里埃尔最重要的学科命题。但加布里埃尔却说：“实际上，我的作品是关于语言的关系，有时候是电影语言，有时候也是其他语言。当你用一种人人都懂的语言来创作时，就可以拥有更多阐释的可能性，每个人可以呈现自己的理解。”

“我的许多作品都利用了相似的技巧，通过展示一件显而易见的半成品，使观众置于一种含蓄的叙事中，让他创造自己的叙事。这是类似苏格拉底式问答的方式。”加布里埃尔说。在作品《阿卡迪亚的忧郁》中，加布里埃尔定格了风吹动窗帘的一瞬间，尽管美术馆里门窗紧闭，但加入硬化剂的布料却凝结在半空。而在作品《旋转》中，他定格了纸张从顶端吹散飘落的一瞬间。两幅作品中“风”作为重要的诱因都缺席了，“时间”被凝固了，但观众却在作品中自由走动，观察时间的“形态”，并完成自己的叙事。

在许宇看来，加布里埃尔是真正严肃对待艺术这门学科的艺术家的，“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抹掉学科间的关系，比如用建筑的语言拆解电影，用电影的语言建构空间，如果不深入研究这门学科本身，无法创作。”但加布里埃尔的作品绝不至于此，他像抽丝剥茧般，在你被他作品的作品撞到的时候，你已经在探索学科的路上了。就像加布里埃尔说的：“我一点也不保守，我总是想发觉界限在哪里。”

本次加布里埃尔·莱斯特在上海的个展将持续到4月6日。



### 冯小刚宋丹丹任《笑傲江湖》评委

本报记者 殷源

今年被称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喜剧元年”，继湖北卫视《我为喜剧狂》和浙江卫视《中国喜剧星》两档喜剧节后，东方卫视将于3月9日推出《笑傲江湖》。

昨日，由思念食品冠名，《笑傲江湖》在沪举行发布会，节目邀请了冯小刚、宋丹丹、吴君如、刘仪伟担任评委，聚焦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喜剧演员，用最淳朴的表演方式来展现快乐。

面对今年各地电视台纷纷推出喜剧综艺节目的现象，《我为喜剧狂》总导演李颜表示，大家对千篇一律的歌唱、舞蹈类选秀节目已开始厌倦。为契合观众心理和市场需求，电视节目亟需创新。

### 不仅是一个展现喜剧天赋的舞台

冯小刚表示，《笑傲江湖》的制作难度比唱歌选秀要高得多。“歌可以反复听，而喜剧却不能反复看，你这一次初选过了，唱歌节目的复赛时候再换一个歌就行，但几年才能琢磨出一个好玩的喜剧作品来？《笑傲江湖》的选手从初赛进入复赛不能再演原来的节目，进入决赛还得再创作出一个，这太难了。”

宋丹丹则说：“通过三天的录制，我发现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虽然缺少有结构小品，但也造就了表演形式的五花八门。”

《笑傲江湖》从开播就确立了生活幽默趣味，人生需要笑对的主题宗旨，找的都是非专业选手，有小贩、医生和淘宝店主。节目总导演田涛对记者说：“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个展现喜剧天赋的舞台，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大千世界百态。”

### 希望能够“给笑声添加厚重”

湖北卫视《我为喜剧狂》走的是评委、选手的“专业路线”，该节目邀请的坐镇评委有郭德纲、谢娜和英达，导演组有30余人，在节目初期便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的曲艺团体寻找优秀演员。面对其他节目的竞争，总导演李颜说：“有观众说，我们的导师在台上确实真实性情，随便就可以抖出包袱。郭德纲每周四晚上也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回顾和总结经验。”对于可能面临的“选手荒”，李颜则坦言：“有不少选手是带着导师来的，通过评委，我们吸纳了不少优秀人才。”

但是，喜剧综艺节目面临的最大的难点还是创作。“歌唱类节目，你可以唱别人的成名歌；如果是一首自己创作的歌，那就会加分不少。但是喜剧节目，你既要会创作，还要会演，而且每轮比赛都要交出不同的本子。对选手，对节目的考验在不断增加。”李颜说。

对于开播的几档喜剧节目，观众反响不错，但作家司徒雷特曾希望笑声不要停留在浅层次。他借用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再芬“不注重思想内涵，缺少价值观念”的批评，指出在哈哈大笑之余，勿忘一点：“一个丑角，一个笑星，只会逗笑，那会遗憾地停留在浅层次。”在司徒雷特看来，以后的喜剧综艺节目应该做到“给笑声添加厚重”。

荷兰艺术家加布里埃尔·莱斯特最新个展“有墙隔耳”的名字其实来自于一个笔误。这一笔误令他看到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窥视与误读”，也构成了展览的主题。

加布里埃尔·莱斯特目前生活、工作在阿姆斯特丹和上海两地。

